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九十七
　　　八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明史卷二百九十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五

孝義二

王俊　劉準　楊敬　石鵰　任鏜

史五常　周敖

鄭韺　蔡瑄　葉文榮　傅檝

楊成章　謝用

何競　王原

黄璽　歸鉞 族子繡

何麟　孫清 宋顯章 李豫

劉憲 羅璋等　容師偃 劉靜 溫鉞

俞孜 張震 孫文　崔鑑

唐儼　郎緒

張鈞 張承相等　王在復 王鍔等

夏子孝　阿寄

趙重華 謝廣　王世名

李文詠 王應元等　孔金 子良

楊通照 弟通杰浦邵等　張清雅 石精忠等

王俊城武人父為順天府知事母卒於官舍俊扶櫬還葬刈草萊為茇舍寢處塋側野火延爇將及俊叩首慟哭火及塋樹而止正統三年被旌劉準者唐山諸生父喪廬墓冬月野火將及冢樹準悲號告天火遂息正統

六年旌表楊敬者歸德人父歿於陣爲木主招魂以葬每讀書至戰陣之事輒隕涕不止母歿柩在堂鄰家失火烈焰甚迫敬撫柩哀號風止火滅正統十三年旌表

石鐫渾源諸生父歿廬墓墓初成天大雨山水驟漲鐫仰天號哭水將及墓忽分兩道去墓獲全弘治五年旌表任鏜夏邑人嫡母卒廬於墓黃河衝溢將齧塋域鏜伏地號哭河即南徙嘉靖二十五年旌表

史五常內黃人父萱官廣東僉事卒葬南海和光寺側

五常方七歲母攜以歸比長奉母至孝常恨父不得歸葬母語之曰爾父杉木櫬內置大錢十爾謹志之母歿廬墓致毀既終喪往迎父櫬時相去已五十年寺歿於水久矣五常泣禱有老人以杖指示寺址發地果得父櫬內置錢如母言乃扶歸與母合葬復廬墓側正統六年旌表

周敖河州衛軍家子也正統末聞英宗北狩大哭不食七日而死其子諸生路方諸書別墅聞父死慟哭奔歸

以頭觸庭槐亦死鄉人異之聞於州知州躬臨其喪賻麥四十斛白金一斤路妻方氏厲志守節撫子堂成立後為知縣

鄭㦤石康人父賜舉人兄韺進士天順中母為猺賊所掠㦤年十六挺身入賊壘紿之曰吾欲丐吾母豈惜金第金皆母所瘞願代母歸取之賊遂拘㦤而釋母然其家實無金也㦤遂被殺廉州知府張岳建祠祀之榮瑄

瓊州人三歲而孤與兄琇粒以孝聞天順四年土賊據

瓊城瑄兄弟扶母走避遇賊琇謂瑄曰我以死衛母汝急去瑄從之琇與母遂陷賊中官軍至琇被執主將將殺琇瑄趨至叩頭流血泣請曰兄以母故陷賊母老家貧恃兄為命願殺瑄存兄養母主將不察竟殺瑄後有葉文榮海寧人弟殺人論死母日悲泣不食文榮謂母曰兒年已長有子請代弟死遂詣官服殺人罪弟得釋而文榮坐死

傅檝字定濟福建南安人祖凱父浚竝進士為部郎檝

年十六舉鄉試二十成進士弘治中授行人出行襄府半道聞母病請入京省視再往竣事禮部尚書劉春曰無害於若而可教孝奏許之浚後遷山東鹽運司同知娶繼妻私其二奴浚聞將治之遂暴卒樴心疑未發奴遽亡去久之偵一奴逃德化縣傭巨姓家樴微行往伺奴出袖鐵椎擊殺之而其一不可跡矣樴不欲見繼母葬父畢號慟曰父讐尚在何以為人乃裂衣冠屏妻子出宿郊墟間蓬首垢面饑寒風雨不知就避親戚故人

率目之為狂檝終不自明也子壽卒不哭或詰之則垂涕曰我不能為子敢為父乎繼母卒乃歸葢自廢自罰者三十五年又十五年而卒

楊成章道州人父泰為浙江長亭巡檢妻何氏無出納丁氏女為妾生成章甫四歲泰卒何將扶櫬歸丁氏父子之子而奪其母母乃剪銀錢與何別約各藏其半俟成章長授之越六年何臨歿授成章半錢告之故成章嗚咽受命既冠娶婦月餘即執半錢之浙中尋母母先

已適東陽郭氏生子曰珉而成章不知也徧訪之無所遇而還弘治十一年東陽典史李紹裔以事宿珉家珉母知為道州人遣珉問成章存否知成章已為諸生乃令珉執半錢覔其兄會有會稽人官訓導者嘗設教東陽為珉師與成章述珉母憶子狀成章亦往尋母遇珉於江西舟次兄弟悲且喜各出半錢合之益信遂俱至東陽母子始相聚自是成章三往迎母不遂棄月廩赴東陽侍養及母卒廬墓三載始返至嘉靖十年成章以

歲貢入都珉亦以事至乃述成章尋親事上之吏部請進一官部臣言成章孝行兩地已勘實登之朝覲憲綱珉言非謬昔朱壽昌棄官尋母宋神宗詔令就官今所司知而不能薦臣等又拘例而不請旌真有愧於古誼請量授成章國子學錄賜珉花紅羊酒制曰可

謝用字希中祁門人父永貞生母馬氏方娠永貞客外嫡母汪氏妒而嫁之遂生用永貞還大恨抱用歸寄乳隣媪汪氏收而自鞠之踰年亦生子均愛無厚薄用既

冠始知所生密訪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遍覔幾一載一夕宿休寧農家有寡嫗出問曰若為誰用告以姓名及尋母之故曰若母為誰曰馬氏曰若非永貞之子乎曰然媪遂抱用曰我即汝母也於是母子相持而哭時弘治十五年四月也用歸告父并其同母弟迎歸居別室孝養二母曲盡其誠後汪感悔令迎馬同居訖無間言永貞卒用居喪以孝聞隣人失火延數十家將至用舍風反火息用時為諸生督學御史康其孝列之

德行優等月廪之

何競字邦植蕭山人父舜賔為御史謫戍廣西慶遠衛遇赦還好持吏短長有鄒魯者當塗人亦以御史謫官稍遷蕭山知縣貪暴狡悍舜賔求魯陰事訐之兩人互相猜縣中湘湖為富人私據舜賔發其事於官奏覈之富人因奏舜賔以戍卒潛逃擅自冠帶章竝下所司覈治魯隱其文牒詭言舜賔遇赦無驗宜行原衛查核上官不可駁之會舜賔門人訓導童顯章為魯所陷論死

下府覆驗道舜賓家魯陰使押顯章過之詬曰舜賓乃敢竄重囚發卒圍其門扤捕舜賓徑解慶遠又令爪牙吏屏其衣服至餘干宿昌國寺夜以濕衣閉其口壓殺之魯復捕舜賓妻子競與母逃常熟匿父友王鼎家已而魯遷山西僉事將行競乃潛歸與族人謀合親黨數十人飲之酒為舜賓稱寃中坐競出叩首哭以請皆踴躍願效命乃各持器伏道旁伺魯過競袖鐵鎚奮擊騶從駭散仆其輿裸之杖齊下矐兩目鬚髮盡拔競拔佩

刀砍其左股必欲殺之為衆所止乃與魯連鎖赴按察司而預令族父澤走闕下訴寃僉事蕭翀故黨魯嚴刑訊競競大言曰必欲殺我我非畏死者顧人孰無父母且我已訟於朝非公輩所得擅殺噬臂肉擲案上含血噀翀面一堂皆驚會競疏已上遣刑部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巡按御史鄧璋雜治諸人持兩端擬魯故屏人衣食至死競部民毆本屬知縣篤疾律俱絞餘所逮數百人擬罪有差競母朱氏復撾登聞鼓訴寃魯亦使

人馳訴乃命大理寺正曹廉會廵按御史陳銓覆治廉曰爾等何毆縣官競曰競知父讐不知縣官但恨未殺之耳廉以致死無據遣縣令揭棺驗之驗者報傷而解役任寬慊慨首實且出舜賓臨命所付血書於是衆皆辭伏改擬魯斬競徒三年法司議競遣戍且曰曾已成篤疾競為父報讐律意有在均俟上裁帝從其議戍競福寧衛時弘治十四年二月也後武宗登極肆赦魯免死競赦歸又九年卒競自父歿至死凡十六年服衰終

其身

王原文安人正德中父珣以家貧役重逃去原稍長問父所在母告以故原大悲慟乃設肆於邑治之衢治酒食舍諸行旅遇遠方客至則告以父姓名年貌冀得父蹤跡久之無所得旣娶婦月餘跪告母曰兒將尋父母泣曰汝父去二十餘載存亡不可知且君父吒耳流落何所誰知名者無為父子相繼作羈鬼使我無依原痛哭曰幸有婦陪母母無以兒為念兒不得父不歸也號

泣辭母去遍歷山東南北去來者數年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炊莎和肉羹食之一老父至驚覺原告之夢請占之老父曰若何為者曰尋父老父曰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肉和之附子膾也求諸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喜謝去而南踰洺漳至輝縣帶山有寺曰夢覺原心動天雨雪寒甚卧寺門外及曙一僧啟門出駭曰汝何人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之乎曰不識也引入禪堂憐而予之粥珣方執爨竈下僧

知為文安人謂之曰若同里有少年來尋父者若倘識其人𤦺出見原皆不相識問其父姓名則王𤦺也𤦺亦呼原乳名相抱持慟哭寺僧莫不感動𤦺曰歸告汝母我無顏復歸故鄉矣原曰父不歸兒有死耳牽衣哭不止寺僧力勸之父子相持歸夫妻子母復聚後原子孫多仕宦者

黄璽字廷璽餘姚人兄伯震商十年不歸璽出求之經行萬里不得蹤跡最後至衡州禱南岳廟夢神人授以

纒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二句一書生告之曰此杜甫舂陵行詩也舂陵今道州曷往尋之壘從其言既至無所遇一日入厠置傘道旁伯震適過之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觀見有餘姚黄廷壐記六字方疑駭壐出問訊則其兄也遂奉以歸

歸鉞字汝威嘉定人早喪母父更娶繼妻有子鉞遂失愛父偶撻鉞繼母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傷乃翁力也家貧食不足每炊將熟即譏譏數鉞過父怒而逐之其母

子得飽食鉞飢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輒復杖之屢瀕於死及父卒母益擯不納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三年大饑母不能自活鉞涕泣奉迎母內自慚不欲往然以無所資迫從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卒鉞養母終其身嘉靖中卒族子繡亦販鹽與二弟紋緯友愛緯數犯法繡輒罄貲護之終無愠色繡妻朱製衣必三襲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暖耶里人稱

為歸氏二孝子

何麟沁水人為布政司吏武宗微行由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得入怒及還京遣中官逮守臣不啟門者巡撫以下皆大懼麟曰朝廷未知主名請厚賄中官麟與俱往即聖怒不測麟一身獨當之及抵京上疏曰陛下巡幸晉陽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他官無預也臣不能啟門迎駕罪當萬死但陛下輕宗廟社稷而事巡游且易服微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昔

漢光武夜獵至上東門守臣郅惲拒弗納光武以惲能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郅惲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天下後世以為臣之不幸不若郅惲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疏入帝怒稍解廷杖六十釋還餘不問巡撫以下郊迎禮敬之

孫清睢陽諸生也幼孤事母孝母歿未葬流賊入其境居民盡逃清獨守柩不去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里人多賴以全正德九年四月河南巡按御史江良貴奏閭并

言清同邑徐儀女雪梅嚴清女銳皃皆不受賊污憤罵見殺沭陽諸生沈麟以知府劉祥縣丞程儉為賊所執挺身詣賊開陳利害願以身代賊義之二人獲釋凡此義烈有關風化宜如制旌表章下禮官先是八年二月山東巡按御史張璿奏賊所過州縣有子救父婦衛夫罹賊兵刃者凡百十九人皆宜旌表時傅珪代費宏為禮部言所奏人多貴廣宜準山西近例於所在旌善亭側建二石碑分書男婦姓名邑里及其孝義貞烈大畧

以示旌揚有司量給殯殮費厥後地方有奏悉以此令從事帝可之至是良貴奏下劉春代珪為禮部竟不請旌但用珪前議并給銀建坊之令亦不復行而旌善之意微矣當是時濮州諸生宋顯章淅川諸生李豫皆以孝行著聞流賊過其門不敢犯里人亦多賴以全而顯章之死也其妻辛氏自縊以殉知州李緝為建孝節坊竝祠祀嘉靖七年豫獨被旌

劉憲靈石諸生也父先亡母年七十餘兩目俱瞽憲奉

事惟謹正德六年流賊入城憲負母避之城外賊追至欲殺母憲哀告曰寧殺我毋害我母賊乃釋之行至嶺後憲竟為他賊所殺賊縱火焚民居獨憲宅隨爇隨滅同時羅璋遂寧諸生大盜亂蜀中母為賊所獲璋手挺長鎗連斃三賊賊舍母去後賊追至璋力捍賊久之力疲竟被執賊憤甚刳心剖肝裂其屍竝正德中旌表有李壯丁者安定縣人嘉靖中北寇入犯從父母奔避山谷遇賊縛母去壯丁取石奮擊母得脫前行復遇五賊

一賊縛其母母大呼曰兒速去毋顧我壯丁憤手提鐵器擊仆賊母得逃而壯丁竟為賊所殺正德中賊掠鉅鹿執趙智趙慧之母將殺之智追至跪告曰母年老願殺我慧亦至泣曰兄年長願留養母而殺我智方與爭死而母復請曰吾老當死乞留二子羣賊笑曰皆好人也竝釋之

容師偃香山人父患癱疾扶持不離側正德十二年寇掠其鄉師偃負父而逃追者急父麾使避泣曰父子相

為命去將安之俄被執賊灼其父師偃號泣請代賊從之父得釋而師偃焚死後有劉靜者萬安諸生嘉靖間流賊陷其縣負母出奔遇賊將殺母靜以身翼蔽求代死賊怒攢刃殺之猶抱母不解屍閱七日不變萬歷元年旌表又有温鉞者大同人父景清有膽力嘉靖三年鎮兵叛殺廵撫張文錦其後廵撫蔡天祐令景清密捕首惡戮數人其黨恨之十二年復叛殺繼兵李瑾因遍索昔年為軍府効命者景清深匿不出遂執鉞及其母

王氏以去令言景清所在鉞曰爾欲殺我父而使我言其處是我殺父也如讐不可解則殺我舒憤足矣賊不聽逼母使言母大罵不輟賊怒支解以怵鉞鉞大哭且罵并被殺事平母子竝獲旌

俞孜字景修浙江山陰人為諸生敦行誼嘉靖初父華充里役解流人徐鐸至口外鐸毒殺華亡走孜扶櫬歸誓必報讐蹤跡數十郡不可得後聞已還鄉匿其甥楊氏家乃結力士十數人佯為賣魚往來偵伺且謁知府

南大吉乞助大吉義之遣數健卒與俱夜半驟率卒入楊氏家呼鐸出見縛送於官寘諸法孜自是不復應舉養繼母以終有張震者餘姚農家子也生周歳父為人所陷將死齧震指語曰某吾讐也汝勿忘震長而指瘡不愈母告以故震誓必報其友謂曰汝力弱吾為汝殺之未幾讐乘馬出友以田器擊之即死震喜走告父墓已而事發有司傷其志減死論戍遇赦歸孫文亦餘姚人也幼時父為族人時行箠死長欲報之而力不敵乃

僞與和好共武斷鄉曲時行坦然不復疑一日值時行於田間即以田器擊殺之坐戍未幾遇赦獲釋

崔鑑京師人父嗜酒狎娼召與居娼恃寵時時陵鑑母父又被酒數侵辱之一日娼惡言詈母母復之娼遂擊敗母面母不勝憤入室伏牀而泣將自盡鑑時年十三自學舍歸問之母告以故鑑曰母無死即走至學舍挾刃還娼適埽地且埽且詈鑑拔刃刺其左脇立斃乃匿刃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父不知我殺娼必累我母

急趨歸父果訴於官將繫其母矣鑑至告捕者曰此我所爲非母也衆見其幼不信鑑曰汝等不信請問凶器安在自出刃示之衆乃釋母繫鑑寘獄事聞下刑部讞尚書閻淵等議鑑志在救母且年少可矜難拘常律帝亦貸其罪

唐儼全州諸生也父蔭郴州知州歸老得危疾儼年十二潛割臂肉進之疾良已及父歿哀毀如成人其後游學於外嫡母寢疾儼妻鄧氏年十八奮曰吾婦人安知

湯藥昔夫子以臂肉療吾舅吾獨不能療吾姑哉於是割脇肉以進姑疾亦愈儼聞母疾馳歸則無恙久矣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急名我何自苦如此妻曰子事父婦事姑一也方危急時名子何及且事必待子安用婦為儼益歎異嫡母歿二十年而生母歿儼廬墓三年嘉靖四年貢至京有司奏旌其門

邵緒字繼先鄞縣諸生也生母黃為嫡余所逐適江東包氏未幾轉適他所遂不復相聞緒年十五父歿事余

至孝余疾謹奉湯藥不觧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病革與訣曰我即死汝無忘若母時母被逐已二十年矣一夕夢人告曰若母在台州金鰲寺前覺而識之次日與一人憩於途詰之則包氏故養馬厮也叩以母所向曰有周平者曾悉其事今已戍京衛矣緒姊壻謁選在京遺書囑訪平久之未得一日有避雨於邸門者其聲類鄞人叩之即周平也言黄已適台州李副使子緒得報即之台而李已歿其嗣子漫不知前事緒徬徨掩泣

於道有傷之者導謁老媒嫗王四曰已再適仙居吴義官吴仙居巨族也緒至歷媊數十家無所遇已而抵一儒生吴秉朗家語之故生感其意留止焉有叔母閒所留者異鄉人也恚而咻之生告以緒意叔母者黄故主母也頗憶前事然不詳所往呼舊蒼頭問之云金鼇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寺旁矣緒以其言與夢合信之行且泣牛觸之墜於溝則輿夫馬長之門也駭而出問所從來緒以情告長曰吾前輿一婦至縉雲蒼嶺下殆是

也輿緒至其處緒徧物色無所遇倀倀行委巷中一媪
立門外探之知為鄞人告以所從來媪亦轉詢邵氏耗
則緒母也抱持而哭閭里皆感動寺旁棺者葢其奴氏
云所適陳翁貧而無子且多負緒還取金償之并迎翁
以歸備極孝養嘉靖十四年知縣趙民順入覲疏聞於
朝獲旌表
張鈞石州人父敉國子生以二親早亡矢志不仕隱居
城北村鈞正德末舉於鄉以親老亦不仕讀書養親遠

近皆稱其孝嘉靖二十年諳達犯石州鈞慮父遭難自城中馳一騎號泣赴救寇射中其肩裹瘡疾馳至則父已被殺鈞隕絶盡舐父血水漿不入口三日不勝悲痛而卒越二年有司上其狀獲旌是時殺掠甚慘石州為親死者十一人而張承相于博張永安尤著承相少孤及長為諸生養母二十餘年以孝聞寇至負母出逃為所得叩頭號泣乞免其母寇怒并殺之抱母首死博二歲而孤奉母盡孝寇抵城下博方讀書城中母居村舍

亟下城號泣求母母已被執遇諸途博取石奮擊寇寇就剖其心母得逸去年止十有八永安石州吏也父為寇所逐永安持梃追擊之傷二賊趣父逸去而身自後衛之被數十創死與鈞同被旌有温繼宗者沁州諸生父卒不能葬日守柩哀泣嘉靖二十一年寇入犯或勸出城避難以父殯不肯去寇至與叔父淵等力禦擊傷一賊中矢死柩旁淵等皆死亦與鈞同被旌

王在復太倉人年二十一從父讀書城外倭寇入犯父

子亟奔入城父體肥不能速行中道遇賊遂相失在復走二里許展轉尋父聞父被執急趨賊所叩頭求免賊不聽拔刃擬其父在復以身蔽之痛哭哀求賊怒并殺之兩首墜地而手猶抱父不釋時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也當是時倭亂東南孝子以衛父母見殺者甚衆其得旌於朝者在復及黄巖王鎔慈谿向叙無錫蔡元銳丹徒殷士望鎔隨父顯避賊顯被執將殺之鎔亟趨前請代賊遂殺鎔而釋顯叙爲慈谿諸生倭入寇以縣無城

掖母出避遇賊踣敘而斫其母敘急起抱母頸大呼曰寧殺我毋殺我母賊如其言母獲全俱嘉靖三十五年旌表元銳無錫人與弟元鐸竝孝友倭犯無錫入元銳家兄弟急扶父升屋避匿而元銳爲賊執令言父所在堅不從遂見殺元鐸不知兄死明日持重貲往贖并見殺嘉靖三十八年旌表士望丹徒人事親孝倭犯京口父被掠士望請代死賊笑而試之火炙刀刺受之怡然賊兩釋之嘉靖四十三年旌表其他未及旌表者又有

陳經孚龔可正伍民憲經孚平陽人倭至負母出逃遇賊索母珥環欲殺之經孚以身翼蔽賊怒揮刃截耳及肩而死手猶抱母頸不解可正嘉定諸生負祖母避賊天雨泥濘猝遇賊賊惡見婦人欲殺其祖母叱可正去可正跪泣請代賊不從可正以身覆祖母賊竝殺之民憲晉江人扶父避難遇賊長跪哀告曰勿驚我父他物任取之賊不聽竟殺其父民憲憤挺身殺二賊傷數賊賊至益多斷民憲右手仆草中猶一手執戈呼其父三

日而絕

夏子孝字以忠桐城人六歲失母哀哭如成人九歲父得危疾禱天地刲股六寸許調羹以進父食之頓愈翌日子孝痛創父詰其故始知之里老以聞於官知府胡麟先夢王祥來謁詰旦而縣牒至詫曰孺子其祥後身邪召見易其舊名恩曰子孝督學御史胡植即令入學為諸生月廩之麟復屬貢士趙𥳑授之經嘉靖末父卒廬墓獨居荒山身無完衣形容槁瘁後歷事王畿羅汝

芳史桂芳耿定向獲聞聖賢之學定向為督學御史將
疏聞於朝固辭曰不肖不忍以亡親貢名乃止將死命
其子曰葬我父墓側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析產而居伯得一馬
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時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
則乘牛則耕老僕何益寄嘆曰主謂我不若牛馬耶乃
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盡脫簪珥得白金十二兩畀
寄寄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倍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

可致矣歷二十年積資巨萬爲寡婦嫁三女婚二子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二子輸粟爲太學生自是寡婦財雄一邑及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籍則家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既歿或疑其有私竊啟其篋無一金蓄所遺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

趙重華雲南太和人七歲時父廷瑞遊江湖閒久不返重華長謁郡守請路引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别書父年

貌邑里數千紙所歷都會州縣徧張之西禱武當山經太子巖巖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趙廷瑞朝山至此重華讀之慟曰吾父果過此今吾之來月日正同可卜相逢矣遂書其後曰萬歷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趙廷瑞之子重華尋父至此久之竟無所遇過丹陽盜攫其資所遺獨路引且行且乞遇一老僧呼問其故笑曰汝父客無錫南禪寺中語訖忽不見重華急趨至寺果其父出路引示之相與慟哭留數日乃還雲

南是時有謝廣者祁門人父求仙不返廣娶婦七日即別母求父遇於閶封逆旅中父乘間復脫去廣跋涉四方者垂二十年終不得父聞者哀之

王世名字時望武義人父良與族子俊同居爭屋為俊毆死世名年十七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而潛繪父像懸密室繪己像於旁帶刀侍朝夕泣拜且購一刀銘報讐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為諸生及生子數月

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俊自外醉歸世名挺刃迎擊之立斃出號於衆入白母即取前封識者詣吏請死時萬歷九年二月去父死六年矣知縣陳某曰此孝子也不可置獄别館之而上其事於府府檄金華知縣汪大受來訊世名請死大受曰檢屍有傷爾可無死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今日不然何待六年乞放歸辭母乃就死許之歸母迎而泣世名曰身者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為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何憾頃之大受

至縣人奔走直世名者以千計大受乃令人舁致父棺將開視之世名大慟以頭觸堦石血流殷地大受及旁觀者咸為隕涕乃令舁柩去將白上官免檢屍以全孝子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為遂不食而死妻俞氏撫孤三載自縊以殉旌其門曰孝烈

李文詠崑山諸生父大經故沂水令萬歷二十七年父寢室被火文詠突入將父抱出而榱棟盡覆父子俱焚死火息入視屍猶覆其父父存全體文詠但餘一股王

應元武陞人力農養父父醉卧家失火應元自外趨烈
焰中竟不能出抱父死唐治黄岡人父柩在堂鄰居火
治盡出資財募人舁柩人各自顧無應者或挽之出泣
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後堂巋然獨存柩亦無恙
而治竟熏灼伏柩死萬歷中旌表許恩蘄水人夜半鄰
家失火恩驚出徧尋母不得復突入遂與母俱焚馮象
臨慈谿諸生家被火徧覔父母烟焰彌空迷失庭户象
臨大呼初得母即從火中負出再入負父并挾一弟以

出半體已焦爛闔妹尚留卧内母號呼將自入亟止之

觸烈焰擕妹出竟灼爛而死事聞賜旌後有龔作梅者

陳州人年十七父母俱亡殯於舍闖賊火民居作梅跪

柩前焚死

孔金山陽人父早亡母謝氏遺腹三月而生金母為大

賈杜言逼娶投河死金長屢訟於官不勝言行賄欲斃

金金乃乞食走闕下擊登聞鼓訴寃不得達還墓所晝

夜號泣里人劉清等陳其事於府知府張守約異之召

閭族媒氏質實坐言大辟未幾守約卒言貧緣免金復號訴不已被箠無完膚已而撫按理舊牘仍坐言大辟迄死獄中金子良亦有孝行父病刲股為羮以進旋愈比卒廬墓哀毁萬歷四十三年父子竝得旌

楊通照通杰銅仁人母周氏有疾兄弟争拜禱求以身代閲三年不入内室萬歷三十六年羣苗流劫至其家母被執去二人追闘數十里被傷不顧至鬼空溪見賊縶母大罵聲震山谷横孽萬衆中為賊所磔死通照年

二十五通志年二十二泰昌元年巡撫李橒巡按史永
安上其事旌曰雙孝之門時無錫民浦邵賊縛其父虞
將殺之邵以首迎刃而死父得免寧化民林上元賊掠
其繼母李氏出城上元從城上持鎗一躍而下直奔賊
壘剌死二人賊避其鋒立出李氏因引去城賴以全皆
萬歷四十三年旌崇禎七年流賊陷矜溪執知縣余霄
將殺之子諸生伯麟請代乃免
張清雅濬山人家貧力學養親崇禎十年張獻忠來犯

清雅以父年老卧病守之不去無何父卒歛甫畢賊入其家疑棺内藏金銀欲剖視之清雅據棺哀泣賊斷其手仆地幼子起藝年十六號哭求代賊復砍之父子俱死而棺得不剖僕雲滿具兩棺歛之亦不食死時有白精忠者潁州人五歲而孤母袁氏撫之家貧母食糠覈而以精者哺兒精忠知之每餐必先啖其惡者天啟中舉於鄉崇禎八年流賊陷潁州家人勸逃匿精忠以母年老不忍獨去遂遇害州有檀之槐者護母柩不去與

賊格鬬殺數人被磔死又有李心唯素敦孝行賊至泣守母喪賊掠其室將縛之不出被殺子果見父死厲聲駡賊賊又殺之有余承德者無為人崇禎十五年流賊突至掖其祖母劉氏母魏氏及妻楊氏妹玉女出避祖母母行遲為盜所獲欲刃之承德號呼救護竝遇害楊氏見之急投河死賊將犯玉女玉女大駡堅不從寸磔而死

明史卷二百九十七

明史卷二百九十七考證

傳檝傳福建南安人　福建舊本作泉州　臣章宗瀛按地理志南安府屬江西南安縣屬福建此書泉州南安即福建之南安也但考各傳文内無載府名者此書泉州於體例未符謹改

謝用傳抱用歸寄乳隣媪　臣章宗瀛按獻徵録用父永貞納妾馬氏生一女永貞客外嫡苦之遣歸母家

改適孚溪時馬氏已孕四月矣月足娠生即用也明年永貞歸怏然於懷其伯父廢翁曰婦去而子存亦不幸之幸也永貞即抱歸寄乳鄰母孫氏所紀較詳

謹附考

何競傳道舜賓家魯陰使押顯章過之詬曰　舊本作道經舜賓家入與謀魯聞之大詬曰臣章宗瀛按浙江通志何競傳是時顯章下府覆驗道舜賓家魯嗾解人押顯章過舜賓隨遣皂捕等五百餘人執器圍

其家曰舜賓篡取重囚云云葢曾旣與舜賓讎又設計陷顯章於重辟豈容其入與之謀乎謹據改

解役任寛慷慨首實且出舜賓臨命所付血書　臣章宗瀛按浙江通志血書作血衣任寛作任觀與此紀異謹附考

王原傳旣娶婦月餘跪告母曰兒將尋父　臣章宗瀛按王原母張氏妻段氏見文安縣志謹附識

夫妻子母復聚後原子孫多仕宦者　臣章宗瀛按原

父珣歸時年已六十有四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曽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有司嘉原行以壽官榮之見文安縣志謹附識

歸鉞傳嘉定人早喪母父更娶　舊本嘉定下有縣字娶上無更字臣章宗瀛據各傳文例俱無縣字謹删以歸畫一下文父娶繼妻句加一更字以補空缺

何麟傳武宗微行由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得入怒及還京　舊本及字作而字臣章宗瀛按武宗本紀正

德十三年八月如大同九月次偏頭關十月次榆林十一月次綏德十二月戊寅幸石州戊子次太原十四年正月丙申朔帝在太原壬子還宣府二月壬申至自宣府計十二月戊子次太原至次年正月壬子還宣府是帝在太原共二十五日矣且先還宣府後由宣府還京此傳云門閉不得入怒而還京所紀似失實葢當時江彬等方導帝遊幸朝臣切諫尚不能阻又觀彬傳稱抵太原大徵女樂或初未及問還京

之後始追問舊事耳謹改

容師偃傳十二年　舊本三作二　臣章宗瀛按大同兵叛殺總兵官李瑾考在嘉靖十二年此作十三年係刋本之訛謹據改

崔鑑傳父嗜酒狎娼召與居娼恃寵時時陵鑑母　臣章宗瀛按鑑父名佑母王氏娼魏氏見獻徵録謹附識

匿刃牖下　臣章宗瀛按獻徵録作匿刃牖下原刻作

牖下誤謹據改

唐儼傳嫡母歿二十年而生母歿 臣章宗瀛按獻徵

録儼事嫡母蒙氏甚謹生母宋氏事之兼隆而儀節

飲食較殺焉曰禮不可踰也謹附考

貢至京有司奏旌其門 臣章宗瀛按儼少入鄉校至

是學使知其孝行録為廪生並以粟帛給其妻先是

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辭曰事親以盡吾

心耳使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後至京肄業南雍有

司秦旌之儼終於太學云見獻徵録謹附考

邱緒傳事余至孝　臣章宗瀛按獻徵録緒太學生鑑之次子嫡庶兄經及弟綸俱客京師後余病革緒獨侍湯藥衣不解帶余感動云云謹附識

疏聞於朝獲旌表　臣章宗瀛按獻徵録緒弱冠補邑庠弟子員食廩禄者二十餘年累舉不第需次及貢矣忽感火疾旬餘而死年六十有二謹附考

王在復傳從父讀書城外　臣章宗瀛按獻徵録在復

父名亮壽傳未詳載謹附考

時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也　臣章宗瀛按獻徵録作五月初九日謹附考

王世名傳時萬歷九年二月　臣章宗瀛按獻徵録云萬歷九年正月事此作二月所紀互異謹附考

李文詠傳故沂水令　舊本作沂水知縣　臣章宗瀛按獻徵録文詠父大經原任沂水知縣原任二字於史傳文法當作故沂水知縣史無故字則下文寢室被

火似在官署矣謹增故字並改知縣為令以敷匀刻

明史卷二百九十七考證

明史卷二百九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六

隱逸

韓愈言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而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由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夫聖賢以用世為心而逸民以肥遯為節豈性分實然亦各行其志而

已明太祖興禮儒士聘文學搜求巖穴側席幽人後置不為君用之罰然韜迹自遠者亦不乏人迨中葉承平聲教淪浹巍科顯爵頓天網以羅英俊民之秀者無不觀國光而賓王廷矣其抱瓌材藴積學槁形泉石絶意當世者靡得而稱焉由是觀之世道升降之端係所遭逢豈非其時為之哉凡徵聘所及文學行誼可稱者已散見諸傳兹取貞節超邁者數人作隱逸傳

張介福

倪瓚

徐舫　楊恒陳洄

楊引　吳海

劉閔　楊黼

孫一元　沈周

陳繼儒

張介福字子祺自懷慶從吳中少受學于許衡二親早終遂無仕進意家貧冬不能具夾襦或遺以紵絮不受纖介必以禮張士誠入吳有卒犯其家危坐不為起刀

斫面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卒怪以為異物走去介福恐發其先墓往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答曰無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饋之力辭已病革謂其友曰吾志希古人未能也惟無汚於時庶幾哉遂卒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也家雄于貲工詩善書畫四方名士日至其門所居有閣曰清閟幽迥絶塵藏書數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琴奇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

縈繞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時與客觴咏其中為人有潔癖盥濯不離手俗客造廬比去必洗滌其處求縑素者踵至瓚亦時應之至正初海内無事忽散其貲給親故人咸怪之未幾兵興富家悉被禍而瓚扁舟蒻笠往来震澤三泖間獨不罹患張士誠累欲鈎致之逃漁舟以免其弟士信以幣乞畫瓚又斥去士信恚他日從賔客遊湖上聞異香出葭葦間疑為瓚也物色漁舟中果得之扶幾斃終無一言及吴平瓚

年老矣黄冠野服混迹編氓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幼輕俠好擊劍走馬蹴踘既而悔之習科舉業已復棄去學為歌詩睦故多詩人唐有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號睦州詩派舫悉取步驟之既乃遊四方交其名士詩益工行省參政蘇天爵將薦之舫笑曰吾詩人耳可羈以章紱哉竟避去築室江臯日苦吟於雲烟出没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滄江散人宋濂劉基葉琛章溢之赴名也舟溯

桐江忽有人黄冠鹿裘立江上招基而笑且語侵之基望見急延入舟中探溢兢讙譇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上黟川其人不可乃止瀌初未相識以問基曰此徐方舟也瀌因起共歡笑酌酒而别舫詩有瑶林滄江二集年六十八以疾卒於家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外族方氏建義塾館四方遊學士恒幼往受諸經輙領其旨要文峻潔有聲郡邑間浦江鄭氏延為師閲十年退居白鹿山戴椶冠披羊裘帶經

耕烟雨間嘯歌自樂因自號白鹿生太祖既下浙東命欒鳳知州事鳳請為州學師恒固讓不起鳳乃命州中子弟即家問道政有缺失輒貽書咨訪後唐鐸知紹興欲辟起之復固辭宋濂之為學士也擬薦為國子師闢不受州郡辟命乃已恒性醇篤與人語出肺肝相示事稍乖名義輒峻言指斥家無儋石而臨財甚介鄉人奉為楷法焉時有陳洄者義烏人幼治經長通百家言初欲以功名顯既而隱居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

事接所居近大溪多修竹自號竹溪逸民常乘小艇吹短簫吹已叩舷而歌悠然自適宋濂俱為之傳

楊引吉水人好學能詩文為宋濂陶安所稱駙馬都尉陸賢從受學入朝舉止端雅太祖喜問誰教者賢以引對立名見賜食他日賢以褻服見引太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久居此矣復以纂修徵亦不就其教學者先操履而後文藝嘗揭論語鄉黨篇示人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納為乃節飲食時動息迄老視聽不衰

既歿安福劉球稱其學探道原文範後世去就出處卓
然有陶潛徐穉之風
吳海字朝宗閩縣人元季以學行稱值四方盜起絕意
仕進洪武初守臣欲薦諸朝力辭免既而徵詣史局復
力辭嘗言楊墨釋老聖道之賊管商申韓治道之賊稗
官野乘正史之賊支詞艷說文章之賊上之人宜敕通
經大臣會諸儒定其品目頒之天下民間非此不得輒
藏坊市不得輒粥如是數言學者生長不涉異聞其於

養德育才豈曰小補因著書一編曰書禍以發明之與
永福王翰善翰嘗仕元海數勸之死翰果自裁海教養
其子偁卒底成立平居虛懷樂善有規過者欣然立改
因顏其齋曰聞過為文嚴整典雅一歸諸理後學咸宗
仰之有聞過齋集行世
劉閔字子賢莆田人生而純慤早孤絶意科舉求古聖
賢禔躬訓家之法率而行之祖母及父喪未舉斷酒肉
遠室家訓徒鄰邑朔望歸號哭殯所如是三年婦失愛

於母出之獨居奉養疾不解衣母或恚怒則整衣竟夕跪榻前祭享奠獻一循古禮鄉人莫不欽重副使羅璟立社學搆養親堂延閔為師提學僉事周孟中捐俸助養知府王弼每祭廟社必延致齋居曰此人在座私意自消置田二十餘畝贍之並受不辭及母歿即送田還官廬墓三年弟婦求分産閔闔户自撾婦感悟乃已弘治中僉都御史林俊上年伏見皇太子年踰幼學習處宫中罕接外傅豫教之道似為未備今講讀侍從諸臣

固已簡用然百司衆職山林隱逸不為無人以臣所知則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光祿少卿楊廉可備講員其資序未合德行可取者二人則致仕副使曹時中布衣劉閔是也閔臣縣人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處之晏如監司劉大夏徐貫等恒敬禮之臣謂可禮致時中為宮僚閔以布衣入侍必能涵育薰陶裨益睿質時不能用其後廵按御史宗彝饒瑭欲援詔例舉閔經明行修閔力辭知府陳效請遂其志榮

以學職正德元年遥授儒學訓導

楊犻雲南太和人也好學讀五經皆百遍工篆籀好釋典或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其中歌詩自得躬耕數畝供甘膬但求親悦不顧餘也注孝經數萬言證羣書根性命字皆小篆所用硯乾將下樓取水硯池忽滿自是為常時人咸異之父母殁為傭營葬畢入雞足棲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

孫拜曰明日吾行矣果卒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問其邑里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故號太白山人或曰安化王宗人王坐不軌誅故變姓名避難也一元姿性絶人善為詩風儀秀朗蹤跡竒譎烏巾白帢攜鐵笛鶴瓢徧遊中原東踰齊魯南涉江淮歷荆抵吳越所至賦詩談神仙論當世事往往傾其座人鉛山費宏罷相訪之杭州南屏山值其晝寢就卧内與語送之及門了不酬答宏出語人曰吾

一生未嘗見此人時劉麟以知府罷歸龍霓以僉事謝政並客湖州興郡人故御史陸崑善而長興吳琉隱居好客三人者並主於其家琉因招一元入社稱苕溪五隱一元買田溪上將老焉舉人施侃雅善一元妻以妻妹張氏生一女而卒年止三十七琉等葬之道場山

沈周字啟南長洲人祖澄永樂間舉人材不就所居曰西莊日置酒款賓人儗之顧仲瑛伯父貞吉父恒吉並抗隱搆有竹居兄弟讀書其中工詩善畫臧獲亦解文

墨邑人陳孟賢者陳五經繼之子也周少從之遊得其指授年十一遊南都作百韻詩上巡撫侍郎崔恭面試鳳凰臺賦援筆立就恭大嗟異及長書無所不覽文摹左氏詩擬白居易蘇軾陸游字仿黃庭堅並為世所愛重尤工於畫評者謂為明世第一郡守欲薦周賢良周筮易得遯之九五遂決意隱遁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鼎彝充牣錯列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風流文彩照映一時奉親至孝父歿或勸之仕對曰若不知母氏

以我為命耶奈何離膝下居恒厭入城市於郭外置行窩有事一造之晚年匿跡惟恐不深先後巡撫王恕彭禮咸禮敬之欲留幕下並以母老辭有郡守徵畫工繪屋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攝或勸周謁貴遊以免周曰往役義也謁貴遊不更辱乎卒供役而還已而守入覲銓曹問曰沈先生無恙乎守不知所對漫應曰無恙見內閣李東陽曰沈先生有牘乎守益愕復漫應曰有而未至守出倉皇謁侍郎吳寬問沈先生何人寬

備言其狀詢左右乃晝壁生也比還謁周舍再拜引咎索飯飯之而去周以母故終身不遠遊母年九十九而終周亦八十矣又三年以正德四年卒

陳繼儒字仲醇松江華亭人幼穎異能文章同郡徐階特器重之長為諸生與董其昌齊名太倉王錫爵招與子衡讀書支硎山王世貞亦雅重繼儒三吳名下士爭欲得為師友繼儒通明高邁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棄之隱居崑山之陽搆廟祀二陸草堂數椽焚香晏坐

意豁如也時錫山顧憲成講學東林招之謝弗往親亡葬神山麓遂築室東余山杜門著述有終焉之志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兼能繪事又博文强識經史諸子術技稗官與二氏家言靡不較覈或刺取瑣言僻事詮次成書遠近競相購寫徵請詩文者無虛日性善奬掖士類屨常滿戶外片言酬應莫不當意去暇則與黃冠老衲窮峯泖之勝吟嘯忘返足跡罕入城市其昌為築來仲樓招之至黃道周疏稱志尚高雅博學多通

不如繼儒其推重如此侍郎沈演及御史給事中諸朝貴先後論薦謂繼儒道高齒茂宜如聘吳與弼故事屢奉詔徵用皆以疾辭卒年八十二自爲遺令纖悉畢具

明史卷二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九十八考證

倪瓚傳自號雲林居士　臣章宗瀛按書畫譜云瓚别號五曰荆蠻民爭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閑仙卿雲林子雲林多用以題詩畫故尤著謹附考

爲人有潔癖　臣章宗瀛按畫史會要云元鎮素有潔癖人號倪迂謹附識

士信以幣乞畫瓚又斥去　臣章宗瀛按書畫譜元鎮

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燈木榻蕭然宴坐時操紙筆作竹石小景客求必與一時好事者購之價值數十金張士誠弟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予生不為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幣謹附考

徐舫傳年六十八以疾卒於家　舊本作丙午春卒於家臣章宗瀛按傳中並未叙年譜干支此處哭書丙午春究未詳何代何年也考明太祖洪武元年乃在戊申計丙午先戊申二年則尚在元順帝時矣上文

已書舫卒時年歲下復叙干支體例亦不合獻徵錄作以疾卒謹据改

劉閔傳訓徒鄰邑　舊本無徒字臣章宗瀛按訓鄰邑句文義未明謹據莆田縣志加一徒字下句一則字刪以數句刻

孫一元不知何許人　臣章宗瀛按獻徵錄一元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為舉子章句獨居一室家人罕窺其面十八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云云謹附

考

時有郡守徵畫工繪屋壁　臣章宗瀛按分省人物考作

郡守曹姓謹附考

守入覲銓曹問曰　臣章宗瀛按分省人物考作銓曹

王問沈先生謹附考

明史卷二百九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三百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七

方伎

左氏載醫和緩梓慎禆竈史蘇之屬甚詳且核下逮巫祝亦往往張其事以神之論者謂之浮夸似矣而史記傳扁鵲倉公日者龜策至黄石赤松倉海君之流近於

神仙荒忽亦備録不遺范蔚宗乃以方術名傳夫藝人術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然前民利用亦先聖之緒餘其精者至通神明參造化詎曰小道可觀已乎明初周顛張三丰之屬踪蹟秘幻莫可測識而震動天子要非妄誕取寵者所可幾張中袁珙占驗奇中夫事有非常理所能拘者淺見尠聞不足道也醫與天文皆世業專官亦本周官遺意攻其術者要必博極於古人之書而會通其理沈思獨詣參以考驗不為私智自用乃足以

名當世而為後學宗今録其最異者作方伎傳真人張氏道家者流而世蒙恩澤其事蹟關當代典故撮其大略附於篇

滑壽　葛乾孫

呂復　倪維德

周漢卿　王履

周顛　張中

張三丰　袁珙子忠徹

戴思恭　盛寅

皇甫仲和　仝寅

吳傑 許紳 王綸　淩雲 李玉

李時珍 繆希雍　周述學

張正常 劉淵然等

滑壽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徙儀真後又徙餘姚幼警敏好學能詩京口王居中名醫也壽從之學授素問難經既卒業請於師曰素問詳矣多錯簡愚將分藏象經度

等為十類類抄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其間榮衛藏府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誤亦多愚將本其義旨注而讀之可乎居中躍然稱善自是壽學日進壽又參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會通之所治疾無不中既學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嘗言人身六脈雖皆有係屬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篇所述經脈著十四經發揮三卷通考隧穴六百

四十有七他如讀傷寒論抄診家樞要痔瘻篇及採諸書本草為醫韻皆有功於世晚自號攖寧生江浙間無不知攖寧生者年七十餘容色如童孺行步蹻捷飲酒無算天台朱右摭其治疾神效者數十事為作傳故其著述益有稱於世

葛乾孫字可久長洲人父應雷以醫名時北方劉守真張潔古之學未行於南有李姓者中州名醫官吳下與應雷談論大駭歎因授以張劉書自是江南有二家學

乾孫體貌魁碩好擊刺戰陣法後折節讀書兼通陰陽律歴星命之術屢試不偶乃傳父業然不肯為人治疾或施之輒著奇效名與金華朱丹溪埒富家女病四支痿痺目瞪不能食衆醫治罔效乾孫命悉去房中香奩流蘇之屬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動能出聲投藥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嗜香脾為香氣所蝕故得是症其療病奇中如此

呂復字元膺鄞人少孤貧從師受經後以母病求醫遇

名醫衢人鄭禮之遂謹事之因得其古先禁方及色脈藥論諸書試輒有驗乃盡購古今醫書曉夜研究自是出而行世取效若神其於内經素問靈樞本草難經傷寒論脈經脈訣病原論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六微旨五常政元珠密語中藏經聖濟經等書皆有辨論前代名醫如扁鵲倉公華陀張仲景至張子和李東垣諸家皆有評隲所著有内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胲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諸書甚衆浦江戴良採其

治效最著者數十事爲醫案歷舉仙居臨海教諭台州教授皆不就

倪維德字仲賢吳縣人祖父皆以醫顯維德幼嗜學已乃業醫以內經爲宗病大觀以來醫者率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多不合乃求金人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書讀之出而治疾無不立效周萬戸子八歲昏眊不識饑飽寒暑以土炭自塞其口診之曰此慢脾風也脾藏智脾慢則智短以疏風助脾劑投之即

愈顧顯卿右耳下生癭大與首同痛不可忍診之曰此手足少陽經受邪也飲之藥踰月愈劉子正妻病氣厥或哭或笑人以為祟診之曰兩手脉俱沉胃脘必有所積積則痛問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愈盛架閣妻左右肩臂奇癢延及頭面不可禁灼之以艾則暫止診之曰左脉沉右脉浮且盛此滋味過盛所致也投以劑旋愈林仲實以勞得熱疾熱隨日出入為進退暄盛則增劇夜凉及雨則否如是者二年診之曰此七

情內傷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故温則進涼則退投以東垣內傷之劑亦立愈他所療治多類此常言劉張二氏多主攻李氏惟調護中氣主補蓋隨時推移不得不然故其主方不執一說常患眼科雜出方論無全書著元機啟微又校訂東垣試效方並刋行於世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五

周漢卿松陽人醫兼內外科鍼尤神鄉人蔣仲良左目為馬所踶睛突出如桃他醫謂係絡已損不可治漢卿

封以神膏越三日復故華州陳明遠瞽十年漢卿視之曰可鍼也為翻睛刮翳欻然辨五色武城人病胃痛奮擲乞死漢卿納藥於鼻俄噴赤蟲寸許口眼悉具痛旋止馬氏婦有娠十四月不産尫且黑漢卿曰此中蠱非娠也下之有物如金魚病良已永康人腹疾痀僂行漢卿解衣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砉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加以按摩疾遂愈長山徐嫗癇疾手足顫掉祼而走或歌或笑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而

痊錢塘王氏女生瘰癧環頭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瀋出將死矣漢卿為剔竅母深二寸其餘烙以火數日結痂愈山陰楊翁項有疣如瓜大醉仆階下潰血不能止疣潰者必死漢卿以藥糝其穴血即止義烏陳氏子腹有塊捫之如罌漢卿曰此腸癰也用太鍼灼而刺之入三寸許膿隨鍼迸出有聲愈諸暨黃生背曲須杖行他醫皆以風治之漢卿曰血澁也刺兩足崑崙穴頃之投杖去其捷效如此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金華朱彥修盡得其術嘗謂張仲景傷寒論為諸家祖後人不能出其範圍且素問云傷寒為病熱言常不言變至仲景始分寒熱然義猶未盡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陽明篇無目痛少陰篇言胸背滿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必有脫簡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二百三十八條復增益之仍為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併中風中暑辨名曰泝洄集凡二十一篇又

著百病鈎元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醫家宗之履工詩文兼善繪事嘗遊華山絕頂作圖四十軸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為時所稱自滑壽以下五人皆生於元至明初始卒

周顛建昌人無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語言無恒皆呼之曰顛及長有異狀數謁長官曰告太平時天下寧謐人莫測也後南昌為陳友諒所據顛避去太祖克南昌顛謁道左洎還金陵顛亦隨至一日駕

出顛來謁問何為曰告太平自是屢以告太祖厭之命覆以巨缸積薪煅之薪盡啟視則無恙頂上出微汗而已太祖異之命寄食蔣山僧寺已而僧來訴顛與沙彌爭飯怒而不食且半月太祖往視顛顛無饑色乃賜盛饌食已閉空室中絕其粒一月比往視如故諸將士爭進酒饌茹而吐之太祖與共食則不吐太祖將征友諒問曰此行可乎對曰可曰彼已稱帝克之不亦難乎顛仰首睇天正容曰天上無他座太祖攜之行舟次安慶

無風遣使問之曰行則有風遂命牽舟進須臾風大作直抵小孤太祖慮其妄言惑軍心使人守之至馬當見江豚戲水歎曰水怪見損人多守者以告太祖惡之投諸江師次湖口顛復來且乞食太祖與之食食已即整衣作遠行狀遂辭去友諒既平太祖遣使往廬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洪武中帝親撰周顛仙傳紀其事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少應進士舉不第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數學談禍福多奇中太祖下南昌以鄧愈薦召

至賜坐問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其少息乎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燬且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未幾指揮康泰反如其言尋又言國中大臣有變宜豫防至秋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為亂事覺伏誅陳友諒圍南昌三月太祖伐之召問之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渠帥帝命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乃以洞元法祭之風大作遂達鄱陽大戰湖中常遇春孤舟深入敵舟圍之數重衆憂之曰無

憂亥時當自出已而果然連戰大勝友諒中流矢死降其衆五萬自啟行至受降適五十日始南昌被圍帝問何日當解曰七月丙戌報至乃乙酉蓋術官算歴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也其占驗奇中多若此為人狷介寡合與之言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語類佯狂玩世者嘗好戴鐵冠人稱為鐵冠子云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實三丰其號也以其不飾邊幅又號張邋遢頎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

鬚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書經目不忘游處無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諧旁若無人嘗游武當諸巖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時五龍南巖紫霄俱燬於兵三丰語其徒去荊榛辟瓦礫創草廬居之已而舍去太祖故聞其名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覓之不得後居寶雞之金臺觀一日自言當死留頌而逝縣人共棺殮之及葬聞棺内有聲啟視則復活乃遊四川見蜀獻王復入武當歷襄漢踪

跡益奇幻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偕內侍朱祥齎璽書香幣往訪遍歷荒徼積數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璡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觀費以百萬計既成賜名太和太岳山設官鑄印以守竟符三丰言或言三丰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然皆不可考天順三年英宗賜誥贈為通微顯化真人終莫測其存亡也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鏞宋季舉進士元兵至不屈舉

家十七人皆死父士元翰林檢閱官珙生有異禀好學能詩嘗遊海外洛伽山遇異僧别古崖授以相人術先仰視皎日目盡眩布赤黒豆暗室中辨之又懸五色縷窓外映月别其色皆無訛然後相人其法以夜中燃兩炬視人形狀氣色而參以所生年月百無一謬珙在元時已有名所相士大夫數十百其於死生禍福遲速大小并刻時日無不奇中南臺大夫布哈特穆爾由閩海道見珙珙曰公神氣嚴速舉動風生大貴驗也但印堂

司空有赤氣到官一百十四日當奪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後世願自勉普署臺事於越果為張士誠逼取印綬抗節死見江西憲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黄紫再見千日内有二美除但冷笑無情非忠節相也徐於一年後拜兵部侍郎擢尚書又二年降於明為吏部侍郎嘗相陶凱曰君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分明而光澤未見宜藏器待時不十年以文進為異代臣官二品其在荊揚間乎凱後為禮部尚書湖廣行省參政其精類如此

洪武中遇姚廣孝於嵩山寺謂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幸自愛後廣孝薦於燕王召至北平王雜衛士類己者九人操弓矢飲肆中珙一見即前跪曰殿下何輕身至此九人者笑其謬珙言益切王乃起去召珙宫中諦視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鬚過臍即登大寶矣已見藩邸諸校卒皆許以公侯將帥王慮語洩遣之還及即位召拜太常寺丞賜冠服鞍馬文綺寶鈔及居第帝將建東宫而意有所屬故久不決珙相仁

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萬歲天子儲位乃定珙相人即知其心術善惡人不畏義而畏禍患往往因其不善導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為人孝友端厚待族黨有恩所居鄞城西逺舍種柳自號柳莊居士有柳莊集永樂八年卒年七十有六賜祭葬贈太常少卿子忠徹字靜思幼傳父術從父謁燕王王宴北平諸文武使忠徹相之謂都督宋忠面方耳大身短氣浮布政使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揮謝貴擁腫蚤肥而氣短都督耿

巘顴骨插鬢色如飛火僉都御史景清身短聲雄於法皆當刑死王大喜起兵意益決及為帝即名授鴻臚寺序班賜賚甚厚遷尚寶寺丞已改中書舍人扈駕北巡駕旋仁宗監國為讒言所中帝怒榜午門凡東宮所處分事悉不行太子憂懼成疾帝命蹇義金忠偕忠徹視之還奏東宮面色青藍驚憂象也收午門榜可愈帝從之太子疾果已帝嘗屏左右密問武臣朱福朱能張輔李遠柳升陳懋薛祿文臣姚廣孝夏元吉蹇義及金忠

呂震方賓吳中李慶等禍福後皆驗九載秩滿復為尚寶司丞進少卿禮部郎周訥自福建還言閩人祀南唐徐知諤知誨其神最靈帝命往迎其像及廟祝以來遂建靈濟宮於都城祀之帝每遘疾輒遣使問神廟祝詭為仙方以進藥性多熱服之輒痰壅氣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諫忠徹一日入侍進諫曰此疾火虛逆之症實靈濟宮符藥所致帝怒曰仙藥不服服凡藥耶忠徹叩首哭內侍二人亦哭帝益怒命曳二內侍杖之且

曰忠徹哭我我遂死耶忠徹惶懼趨伏階下良久始解
帝識忠徹於藩邸故待之異於外臣忠徹亦以帝遇已
厚敢進讜言嘗進外國取寶之非武臣宜許行服行聖
公誥宜改賜玉軸聞者韙之宣德初覲帝容色曰七日
内宗室當有謀叛者漢王果反嘗坐事下吏罰贖正統
中復坐事下吏休致二十餘年卒年八十有三忠徹相
術不殊其父世所傳軼事甚多不具載其相王文謂面
無人色法曰瀝血頭相于謙謂目常上視法曰望刀眼

後果如其言然性陰險不如其父與羣臣有隙即緣相法於上前齮齕之頗好讀書所著有人相大成及鳳池唫藁符臺外集載元順帝為瀛國公子云

戴思恭字原禮浦江人以字行受學於義烏朱震亨震亨師金華許謙得朱子之傳又學醫於宋內侍錢塘羅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則河間劉守真門人也震亨醫學大行時稱為丹溪先生愛思恭才敏盡以醫術授之洪武中徵為御醫所療治立效太祖愛重之燕

王患瘕太祖遣思恭往治見他醫所用藥良是念何以不效乃問王何嗜曰嗜生芹思恭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皆細蝗也晉王疾思恭療之愈已復發即卒太祖怒逮治王府諸醫思恭從容進曰臣前奉命視王疾啟王曰今即愈但毒在膏肓恐復作不可療也今果然矣諸醫由是免死思恭時已老風雨輒免朝太祖不豫少間出御右順門逮諸醫侍疾無狀者獨慰思恭曰汝仁義人也毋恐已而太祖崩太孫嗣位罪諸醫獨擢思恭

太醫院使永樂初以年老乞歸三年夏復徵入免其拜
特名乃進見其年冬復乞骸骨遣官護送賚金幣踰月
而卒年八十有二遣行人致祭所著有證治要訣證治
類元類證用藥諸書皆檃括丹溪之旨又訂正丹溪金
匱鉤元三卷附以己意人謂無愧其師云
戚寅字啟東吳江人受業於郡人王賓初賓與金華戴
原禮游冀得其醫術原禮笑曰吾固無所吝君獨不能
少屈乎賓謝曰吾老矣不能復居弟子列他日伺原禮

出竊發其書以去遂得其傳將死無子以授寅寅既得原禮之學復討究内經以下諸方書醫大有名永樂初為醫學正科坐累輸作天壽山列侯監工者見而奇之令主書算先是有中使督花鳥於江南主寅舍病脹寅愈之適遇諸途驚曰戴先生固無恙耶予所事太監正苦脹盍與我視之既視投以藥立愈會成祖較射西苑太監往侍成祖遥望見愕然曰謂汝死矣安得生太監具以告因盛稱寅即名入便殿令診脈寅奏上脈有風

濕病帝大然之進藥果效遂授御醫一日雪霽召見帝語白溝河戰勝狀氣色甚厲寅曰是殆有天命耳帝不懌起而視雪寅復吟唐人詩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句聞者咋舌他日與同官對奕御藥房帝猝至兩人斂枰伏地謝死罪帝命終之且坐以觀寅三勝帝喜命賦詩立就帝益喜賜象牙棋枰并詞一闋帝晚年猶欲出塞寅以帝春秋高勸毋行不納果有榆木川之變仁宗在東宮時妃張氏經期不至者十月衆醫以娠身賀寅

獨謂不然出言病狀妃遥聞之曰醫言甚當有此人何不令早視我及疏方乃破血劑東宫怒不用數日病益甚命寅再視疏方如前妃令進藥而東宫慮墮胎械寅以待已而血大下病旋愈當寅之被繫也闔門惶怖曰是殆磔死既三日紅仗前導還邸舍賞賜甚厚寅與袁忠徹素為東宫所惡既愈妃疾而怒猶未解懼甚忠徹曉相術知仁宗壽不永密告寅寅猶畏禍及仁宗嗣位求出為南京太醫院宣宗立召還正統六年卒兩京太

醫院皆祀寅寅帝宏亦精藥論子孫傳其業初寅晨直
御醫房忽昏眩欲死募人療寅莫能應一草澤醫人應
之一服而愈帝問狀其人曰寅空心入藥房猝中藥毒
能和解諸藥者甘草也帝問寅果空腹入乃厚賜草澤
醫人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學永樂中成祖北伐仲
和與袁忠徹扈從師至漠北不見寇將引還命仲和占
之言今日未申間寇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忠

徹對如之比日中不至復問二人對如初帝命械二人不驗將誅死頃之中宮奔告曰寇大至矣初時得安南神礮寇一騎直前即以礮擊之一騎復前再擊之寇不動帝登高望之曰東南不少却乎亟麾大將譚廣等進擊諸將奮斫馬足寇少退俄疾風揚沙兩軍不相見寇始引去帝欲即夜班師二人曰明日寇必降請待之至期果降帝始神其術授仲和欽天監正英宗將北征仲和時已老學士曹鼐問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書已率

百官諫矣曰不能也紫微垣諸星已動矣曰然則奈何曰盍先治内曰命親王監國矣曰不如立儲君曰皇子幼未易立也曰恐終不免立及車駕北狩景帝遂即位寇之薄都城也城中人皆哭仲和曰勿憂雲向南大將氣至寇退矣明日楊洪等入援寇果退一日出朝有衛士請占仲和辭衛士怒仲和笑曰汝室中妻妾正相鬭可速返返則方鬭不解或問何由知曰彼問時適見兩鵲鬭屋上是以知之其占事率類此

仝寅字景明安邑人年十二歲而瞽乃從師學京房術占禍福多奇中父清游大同攜之行塞上石亭為參將頗信之每事咨焉英宗北狩遣使問還期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為初之應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明年仲秋駕必復但繇勿用應在淵還而復必失位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午奮於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於丁象大明也位於南方

火也寅其生午其王壬其合也至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帝其復辟乎已而悉驗石亨入督京營挾自隨及額森逼都城城中人恟懼或請筮之寅曰彼驕我戚戰必勝寇果敗去明年額森請遣使迎上皇廷臣疑其詐寅言於亨曰彼順天仗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禮寧不貽笑外蕃亨乃與于謙決計上皇果還景泰三年指揮盧忠告變事連南宮帝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外議洶洶忠一日屏人請筮寅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

懼而佯狂事得不竟已而忠果伏誅英宗復辟將官寅寅固辭命賜金錢金巵諸物其父官指揮僉事將赴徐州英宗慮寅偕行乃授錦衣百户留京師寅見石亨勢盛每因箴戒之亨不能用卒及於禍寅以箴游公卿貴人間莫不信重之然無一語及私年幾九十乃卒

吳傑武進人弘治中以善醫徵至京師試禮部高等故事高等入御藥房次入太醫院下者遣還傑言於尚書曰諸醫被徵待次都下十餘載一旦遣還誠流落可憫

傑願辭御藥房與諸人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中武宗得疾傑一藥而愈即擢御醫一日帝射獵還憊甚感血疾服傑藥愈進一官自是每愈帝一疾輒進一官積至太醫院使前後賜彪虎衣繡春刀及銀幣甚厚帝每行幸必以傑扈行帝欲南巡傑諫曰聖躬未安不宜遠涉帝怒叱左右掖出及駕還漁於清江浦溺而得疾至臨清急遣使召傑比至疾已深遂扈歸通州時江彬握兵居左右慮帝晏駕已得禍力請幸宣府傑憂之語

近侍曰疾亟矣可速還大內倘至宣府有不諱吾輩寧有死所乎近侍懼百方勸帝始還京師閱數月帝崩彬伏誅中外晏然傑有力焉未幾致仕子希周進士戶科給事中希魯舉人又有許紳者京師人嘉靖初供事御藥房受知於世宗累遷太醫院使歷加工部尚書領院事二十年宮婢楊金英等謀逆以帛縊帝氣已絶紳急調峻藥下之辰時下藥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遂能言又數劑而愈帝德紳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賜賚甚

厚未幾紳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宮變吾自分不效必殺身因此驚悸非藥石所能療也已而果卒賜謚恭僖官其一子卹典有加明世醫者官最顯止紳一人其士大夫以醫名者又王綸王肯堂綸字汝言慈谿人舉進士正德中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精於醫所在治疾無不立效有本草集要名醫雜著行於世肯堂所著證治準繩為醫家所宗行履詳父樵傳

凌雲字漢章歸安人為諸生棄去北遊泰山古廟前遇

病人氣垂絶雲嗟歎久之一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鍼其左股立蘇曰此人毒氣内侵非死也毒散自生耳因授雲鍼術治疾無不效里人病嗽絶食五日衆投以補劑益甚雲曰此寒濕積也穴在頂鍼之必暈絶逾時始蘇命四人分牽其髪使勿傾側乃鍼果暈絶家人皆哭雲言笑自如頃之氣漸蘇復加補始出鍼嘔積痰斗許病即除有男子病後舌吐雲兄亦知醫謂雲曰此病後近女色太蚤也舌者心之苗腎水竭不能制

心火病在陰虛其穴在左股太陽是當以陽攻陰雲曰然如其穴針之舌吐如故雲曰此知瀉而不知補也補數劑舌漸復故淮陽王病風三載請於朝名四方名醫治不效雲投以鍼不三日行步如故金華富家婦少寡得狂疾至裸形野立雲視曰是謂喪心吾鍼其心心正必知恥蔽之帳中慰以好言釋其愧可不發乃令二人堅持用凉水噴面鍼之果愈吳江婦臨產胎不下者三日呼號求死雲鍼刺其心鍼出兒應手下主人喜問故

曰此抱心生也手鍼痛則舒取皃掌視之有鍼痕孝宗聞雲名召至京師太醫官出銅人蔽以衣而試之所刺無不中乃授御醫年七十七卒於家子孫傳其術海内稱鍼法者曰歸安淩氏有李玉者官六安衛千户善鍼灸或病頭痛不可忍雖震雷不聞玉診之曰此蟲啖腦也合殺蟲諸藥為末吹鼻中蟲悉從眼耳口鼻出即愈有跛人扶雙杖至玉鍼之立去其杖兩京號神鍼李玉兼善方劑或病瘵玉察諸醫之方與治法合而不效疑

之忽悟曰藥有新陳則效有遲速此病在表而深非小劑能愈乃熬藥二鍋傾缸內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藥澆之踰時汗大出立愈

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好讀醫書醫家本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旣煩名稱多雜或一物而析爲二三或二物而混

爲一品時珍病之乃窮搜博採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稾三易而成書曰本草綱目增藥三百七十四種釐爲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標正名爲綱餘各附釋爲目次以集解詳其出產形色又次以氣味主治附方書成將上之朝時珍遽卒未幾神宗詔修國史購四方書籍其子建元以父遺表及是書來獻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書時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溪知縣又吳縣張頤祁門汪

機杞縣李可大常熟繆希雍皆精通醫術治病多奇中而希雍常謂本草出於神農朱氏譬之五經其後又復增補別録譬之註疏惜硃墨錯互乃沈研剖析以本經為經別録為緯著本草單方一書行於世

周述學字繼志浙江山陰人讀書好深思尤邃於歷學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緯細行為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武進唐順之論歷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又撰大統萬年

二歷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及自歷以外國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輿地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葬術五運六氣海道鍼經莫不各有成書凡一千餘卷統名曰神道大編嘉靖中錦衣陸炳訪士於經歷沈鍊鍊舉述學炳禮聘至京服其英偉薦之兵部尚書趙錦錦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應在乾艮艮為遼東乾則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而果然錦將薦諸朝會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

學識其必敗乃還里總督胡宗憲征倭招至募中亦不能薦以布衣終

張正常字仲紀漢張道陵四十二世孫也世居貴溪龍虎山元時賜號天師太祖克南昌正常遣使上謁已而兩入朝洪武元年入賀即位太祖曰天有師乎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定為制長子宇初嗣建文時坐不法奪印誥成祖即位復之宇初嘗受道法於長春真人劉淵然後與淵然

不協相詆許永樂八年卒弟宇清嗣宣德初淵然進號大真人宇清入朝懇禮部尚書胡濙為之請亦加號崇謙守靜再傳至曾孫元吉年幼敕其祖母護持而贈其父留綱為真人封母高氏為元君景泰五年入朝乞給道童四百二十人度牒濙復為請許之尋欲得大真人號濙為請又許之天順七年再乞給道童三百五十人度牒禮部尚書姚夔持不可詔許度百五十人憲宗立元吉復乞加母封改太元君為太夫人以吏部言不許

乃止初元吉已賜號沖虛守素昭祖崇法安怡樂靜元同大真人母慈惠靜淑太元君至是加元吉號體元悟法淵默靜虛闡道弘法妙應大真人母慈和端惠貞淑太真君然元吉素尣頑至僭用乘輿器服擅易制書奪良家子女逼取人財物家置獄前後殺四十餘人有一家三人者事聞憲宗怒械元吉至京會百官廷訊論死於是刑部尚書陸瑜等請停襲去真人號不許命仍舊制擇其族人授之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罪不貸時

成化五年四月也元吉坐繫二年竟以賄緣免死杖百發肅州軍尋釋為庶人族人元慶嗣弘治中卒子彦頨嗣嘉靖二年進號大真人彦頨知天子好神仙遣其徒十餘人乘傳詣雲南四川採取遺經古器進上方且以蟒衣玉帶遺鎮守中官為雲南廵撫歐陽重所劾不問十六年禱雪内庭有驗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易金印敕稱卿不名彦頨入朝所經郵傳供應或後期常山知縣吳襄等至下按臣治傳子永緒嘉靖末卒無子吏部

主事郭諫臣乘穆宗初政上章請奪其世封下江西守臣議巡撫任士憑等力言宜革乃去真人號改授上清觀提點秩五品給銅印以其宗人國祥為之萬歷五年馮保用事復國祥故封仍予金印國祥傳至應京崇禎十四年帝以天下多故召應京有所祈禱既至命賜宴禮臣言天順中制真人不與宴但賜筵席今應京奉有優旨請倣宴法王佛子例宴於靈濟宮以內官主席從之明年三月應京請加三官神封號中外一體尊奉禮

官力駁其謬事得寢張氏自正常以來無他神異專恃符籙祈雨驅鬼間有小驗顧代相傳襲閱世既久卒莫廢去云劉淵然者贛縣人幼為祥符宫道士頗能呼召風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聞其名召至賜號高道館朝天宫永樂中從至北京仁宗立賜號長春真人給二品印誥與正一真人等宣德初進大真人七年乞歸朝天宫御製山水圖歌賜之卒年八十二閱七日入殮端坐如生淵然有道術為人清静自守故為累朝所禮其徒

有部以正者雲南人早得法於淵然淵然請老薦之名為道錄司左元義正統中遷左正一領京師道教事景泰時賜號悟元養素凝神沖默闡微振法通妙真人天順三年將行慶成宴故事真人列二品班末至是帝曰殿上宴文武官真人安得與其送筵席與之遂為制又有沈道寧者亦有道術仁宗初命為混元純一沖虛湛寂清靜無為承宣布澤助國佐民廣大至道高士階正三品賜以法服時有浮屠智光者亦賜號圓融妙慧淨

覺弘濟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以金印智光武定人洪武時奉命兩使烏斯藏諸國永樂時又使烏斯藏迎尚師哈里瑪遂通番國諸經多所譯解歷事六朝寵錫冠羣僧與淵然輩淡泊自甘不失戒行迨成化正德嘉靖朝邪妄雜進恩寵濫加所由與先朝異矣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考證

滑壽傳王居中名醫也壽從之學　臣章宗瀛按紹興府志葉逄春云壽蓋劉文成基之兄易姓名為醫文成既貴嘗勸之仕不應而去謹附識

晚自號攖寧生　臣章宗瀛按朱右撰傳云壽在揚州曰滑壽在蘇州曰伯仁在餘姚曰攖寧生見府志謹附考

葛乾孫傳父應雷以醫名 臣章宗瀛按蘇州府志應
雷所著有醫學會同二十卷由平江醫學教授擢江
南醫學提舉元末人也謹附考

張中傳參政趙繼祖 舊本繼誤維臣章宗瀛按本紀
作趙繼祖此書趙維祖應係刊刻之訛謹據改

袁珙字廷玉鄞人 臣章宗瀛按獻徵錄珙字廷玉以
字行其先南昌人後家於鄞謹附考

逮諸醫侍疾無狀者 舊本逮作治臣章宗瀛按明紀

事本末是時召諸醫侍疾無狀者悉付獄是尚未治罪也此傳治字文義未協謹據改

盛寅傳太監具以告因盛稱寅即名入便殿　臣章宗瀛按獻徵錄永樂乙酉郡大夫薦授醫學正科名日振庚子至京師求療者戶不能容太宗聞知召對與此稍異謹附考

全寅傳英宗復辟將官寅　臣章宗瀛按是時景帝弗豫中外以儲嗣未定為憂寅亟言於石亨早定大計

亨意遂決英宗復辟欲官寅以此見明紀事本末謹

附考

吴傑武進人臣章宗瀛按傑字士奇見獻徵録謹附

考

可速還大内閲數月帝崩　舊本可速作僅可閲數月

作甫還而臣章宗瀛按本紀武宗於十五年九月得

疾十二月還京師至次年三月崩於豹房此云僅可

還大内甫還而帝崩似失實謹據改

累遷太醫院使歷加工部尚書領院事　臣章宗瀛按
識大録云連加通政使禮部侍郎工部尚書領院事
傳不詳載謹附識
凌雲字漢章　臣章宗瀛按兩浙名賢録以漢章為名
不為字謹附考
周述學字繼志浙江山陰人讀書好深思　舊本無浙
江字深下有湛之二字　臣章宗瀛按地理志山陰有
二一浙江一山西考通志宜為浙江山陰謹據增并

於下句節去兩字以數匀刻

張正常傳　臣章宗瀛按正常於洪武十年秋偕李善長祀嵩山還家卒見縣志此傳未悉謹識

劉淵然傳賜號長春真人　臣章宗瀛按獻徵録是時淵然賜號沖虛至道元妙無為光範衍數莊靜普濟長春真人傳内前後諸人俱詳載賜號獨淵然未悉謹附識

有浮屠智光者亦賜號圓融妙慧淨覺弘濟輔國光範

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以金印　臣章宗瀛按識

大録載英宗即位復加號西天佛子錫以玉印謹附

識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考證